

兒童犯罪問題之探討

歐 震 周

壹、

「兒童犯罪」，此一名詞，為教育界、社會福利界、以及於司法界不樂意使用，他們認為無兒童犯罪存在，就法律學的刑法法典內，未滿十四歲之兒童，無刑事責任能力，法律上，即或是犯有傷害、竊盜、殺人等罪，亦是不罰，當然無兒童犯罪之可言。

此一說法，似乎言之成理，但若將兒童犯罪，解釋為未滿十二歲之兒童，曾從事犯罪行為者，並非指未滿十二歲之兒童，曾從事違反刑法法令之行為，而受到刑罰制裁者，則謂「兒童犯罪」，有何不可？否認兒童犯罪之名詞，係屬不敢面對現實，社會上未滿十二歲兒童，從事犯罪行為，日益增加。這一事實，應如何提出有效對策，而非從否認名詞，或作文字上逃避，於探討兒童犯罪問題時，首應擺脫此一不健全心態。

事實上，我國刑法法典(一)內，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二)內所規定之罪名及處罰行為，未滿十四歲兒童，雖然無刑事責任能力，但是依然可以由法院宣告保安處分之感化教育；或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宣告感訓處分中之訓誡、保護管束、與感化教育三種之一，與其他少年並無差別。

貳、

再看我國臺灣地區兒童犯罪現況，其特性為：

一、女性兒童為少，男性佔絕大多數，二、兒童犯罪被送往法院審理者，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均是一次以上犯罪行為。三、兒童犯罪中，有百分之九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都是在校學生。四、兒童犯罪發生時間，很少是晚上，由於情節並不嚴重，以竊盜犯為最多。

又依據刑事警察局發行之臺灣刑事案件統計內載(三)：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歲以下觸犯刑罰法令之兒童，為三百六十五人，佔該年少年犯罪人數總數百分之十點九，而時隔十年，到國七十四年，則有九百一十一人，佔了該年少年犯罪人數總數百分之二十七點六八，幾乎成長了數倍之多，為其他成年犯罪及少年犯罪所不及。當然，其中或有統計方式有異，但是增長迅速為不爭事實。

以上係就警察機構對兒童犯罪者之逮捕或登記有案之記錄統計結果。另就臺灣各地方法院受理少年案件中之未滿十二歲兒童，犯罪統計數字(四)來看：民國六十六年兒童犯罪數字為六〇〇人，至民國七十五年兒童犯罪，各級地方法院處理案件之人數為一、五九〇人，其成長亦幾近三倍之多。

至於兒童犯罪之犯罪罪名分布情形，各年間或略有變異，但不致太大。以民國七十五年為例，兒童犯罪中竊盜罪佔八五一人，傷害罪佔十一人，公共危險罪佔十一人，搶奪罪佔十人。統計過去十年中，兒童犯罪亦均是以竊盜、傷害、公共危險等，佔絕大多數。尤其是竊盜罪，佔百分之九十以上，迄未改變，此或是警察機關對兒童竊盜易於捕獲，或為注意焦點所致，但竊盜犯罪在其他國家為少年

犯罪(包括兒童犯罪)之大宗,可以參考。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統計資料顯示,各地方法院對於兒童案件處理方式,以民國七十五年為例:兒童案件一、五九〇人中,移送管轄者有八十九人;不付審理者有四、一〇九,其中有三四四人,交由家長領回管教;交付處理者有一、〇七六人。若與過去數年比較,交付審理的案件愈來愈高,不付審理數字偏低,而由家長領回管教更低,這說明兒童犯罪進入司法程序,越來越多,兒童因其犯罪行為受審理日多,嚴格言之,與現代處理兒童犯罪行為之潮流,愈過愈遠。

兒童案件進入少年司法程序之結果,對於兒童犯罪行為是否有效改變,以及對兒童身心發展之影響,是值得注意的事,尤其國際趨勢以及理論發展,對少年司法制度處理少年犯罪已重行評估的今日,我國將兒童犯罪仍認為唯一依賴處理方式,及法定手段,實令人嘆惜。

叁、

我國刑法規定十四歲以下兒童犯罪,無刑事責任能力,不罰,但仍可宣告保安處分之感化教育或保護管束等。而少年事件處理法制訂之初,規定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少年,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法律學者發覺十二歲未滿之人犯罪,反而適用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刑法相較,少年事件處理法精神在於保護與代理親權作用,應該未滿十二歲兒童犯罪時,亦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故於民國六

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增加為:未滿十二歲之人,違反刑罰法令時,亦得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內之管訓事件處理。即為今日兒童犯罪案件經由少年法庭處理之法律根據。其時修正,以為對兒童犯罪案件處理,為一非常進步法律,但昧於整個國際上兒童犯罪處理之發展趨勢,造成今日為人所詬病一些現象發生。

即以年前發生之新竹兒童犯罪個案而言,一個八歲兒童,因為偷竊新臺幣九元價值的食物,被收容在新竹看守所內分隔的少年觀護所,期間一年以上,然後宣告感化教育,又送往與其他少年沒有分別的彰化少年輔育院,執行感化教育。在整個司法過程中,法官均是依法處理,有法律上依據,但是由於法官均是以辦理成年刑事案件之專長,未受過少年法之基本立法精神訓練,以及有關少年犯罪之行為科學知識教育,暨兒童福利與青少年福利制度方面的瞭解,形成一切本諸法律的手段,均成為戕害兒童身心過程。

少年事件處理法相當於先進國家之少年法,也就是處理兒童及少年犯罪行為和虞犯行為之依據,它是源自於「*Parents' Rights*」理論之精神內,未成年子女之保護與管教,應為其自然父母權利,既不可剝奪,亦不可推諉,但發現其父母不能或不適當行使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或管教權利時,國家則可行使保護及管教之權。而代國家行使之機構及人員,則為少年法院(庭)及少年法院之法官。所以說:少年化庭法官應以父母親之心為心,來處理兒童犯罪及少年犯罪之未成年子女。我國少年事件處

理法不僅法官不能瞭解其應扮演角色,而少年事件處理法本身仍是「迷刑法」的型式。整個少年事件處理法均些以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特別法的態度出之。它的特徵是比普通刑法的罪刑為輕,要比較寬大。所以,法律學者稱少年事件處理法為仁慈的法律、寬大法律,著眼點是不不得處以死刑及無期徒刑,某些刑法上之罪名,成為少年法庭先議權的範圍,甚至於處理少年案件時,只要從輕就是與少年事件處理法精神相符合之愚昧看法。

因此,少年法院法官忽視了處理少年犯罪案件,提供法官裁判所需要的少年犯罪者身、心、環境等發展資料,以及犯罪行為原因分析,和提供少年犯罪處遇專業智識判斷與意見。產生了極度濫用法律專業獨裁,摧毀了整個少年法應有精神。形成了兒童的自然父母濫用管教或保護權,尚有司法來加以補救與匡正,而少年法庭法官濫用代替父母行使親權結果,對兒童與少年帶來的傷害,反而因有依法的假象,無法及無人予以補救及匡正。著實是件可怕的事。

肆、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行為,以兒童福利的觀念,予以適當處理,本諸保護及管教精神,有些國家是全部或部份列在兒童福利法內,它完全是以福利觀點來處理兒童及少年犯罪案件,有些國家雖然有單獨少年法處理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虞犯案件,但是在處理過程中,有代表兒童福利及少年福利專家

參與司法審訊程序。

本來歐美的觀護制度，就是本此精神，觀護人具有行為科學專業知識與技術，並專精於少年犯罪之理論與兒童福利制度，從少年犯罪案件之調查資料開始，分析與診斷犯罪原因，進而參與審訊，以行為科學專家及社會工作兒童福利觀念，提出對個案處理之意見。有些國家甚至將觀護機構來屬於社會福利或社會行政組織之下，更可以表現出觀護人參與審訊為代表兒童福利的角色。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具有迷你刑法型式，少年法庭之法官，均是由辦理成年刑事案件而來，調辦少年及兒童案件，除了著重於刑之輕重區別外，很少注意到少年法院與成人的刑事法院間差異。其實少年法院處理少年案件與成年刑事案件審判成年犯罪案件區別至大，可以歸納為有：(4)

一、少年司法程序之主要目的在於保護與處遇，而成年刑事司法程序仍脫不了依其罪質予以處罰為目的。尤其處遇已在先進國家形成一種權利 (Treatment)，對受審判之人犯而言。

二、年齡是少年法庭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在一定年齡的人才受少年法院的審判，法院才有司法審判權。而成年刑事司法審判則在於罪的性質，來決定其司法審判權。

三、少年可以不因犯罪行為而置於管制之下，例如虞犯行為；成年人必須有犯罪行為，是違反刑罰法令者，才能逮捕。

四、少年法庭審理少年案件包括兒童案件，其程序是以非正式的，及秘密的；但成年的刑事司法程序，它是以正式的，公開的為原則。為了免除少年及兒童因審訊而受到身、心上的傷害。

五、少年法庭不得將少年任何姓名、籍貫等足以辨認的資料，提供給新聞媒體，以免影響兒童及少年未來自新，而成年刑事法庭則無此限制。

六、少年及兒童之父母於案件繁屬少年法院時，則對案件有極大關係，而成年犯之父母則否。因為瞭解少年及兒童之父母，有否與犯罪行為發生間因素存在。

七、少年犯罪之法院記錄，於少年到達成年時，其資料應封存，不得借閱，以至於應該銷燬。成年之刑事審訊檔案，則應永遠保管使用。

八、少年案件之處理，其感化教育，徒刑等，儘量適用不定期刑制度，亦即有機會使彼等因行為改過遷善，提前恢復自由。

美國刑事司法標準及目標國家顧問委員會，對少年司法及少年犯罪預防提出多點建議，說明少年司法制度以達成下列目標為中心，也正是兒童福利工作人員或觀護人參與少年及兒童案件審理時，應注意之點，它有：

一、增加家庭之穩定性。

二、發展出家庭所需要之服務計畫，它包括逃學或逃家之兒童，違反家庭管教權力之兒童，使用酒精之兒童，以及未滿十歲而從來犯罪行為之兒童。

三、制定被忽視及生理上被虐待之兒童服務計畫。

四、發展出對少年未從事犯罪前之預防計畫。

五、制訂使少年勿涉入少年司法制度之轉向活動。

六、發展出來違法少年，以收容司法機構為最後所採取之措施的有效處理途徑。

七、將成人刑事訴訟之法定正當程序 (Due Process)，亦適用至少年案件處理，以保障兒童權益。

八、有效控制暴力及長期的少年犯罪行為。

九、減少少數民族之少年為犯罪之被害人，或於少年司法制度中，增加少數民族代表參與政策制訂。

十、加強各地方機構間協調連繫工作，以便於少年司法制度運作，並增加有關處理少年犯罪之智識與資源。

十一、增加研究工作，以期深入瞭解兒童及少年犯罪。

十二、社會資源重行分配，尤其是某些地區，對處理少年犯罪問題本身資源缺乏，有待其他地區之支援。

以上為處理少年犯罪，在國外亦包括兒童案件在內，經過國家顧問委員會之研究，所提供之對策，可供我們參考，但是，對於我國現行少年司法制度下之兒童犯罪處理，應作有效之改進。

伍、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制訂之初，已形成跛足型態，原擬訂之草案，倣造歐美國家之法例，頗多進步構想，經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民國五十一年公布後尚未施行，部份人士以為太過激進，可能不適應國情，無法為社會所接受，於加以修正，延至民國六十年施行，內容成為新舊離陳，又至民國六十五年予以修正，同時增入十二歲未滿之兒童，違反刑罰法令時，亦得適用本法管訓處分。為符合國際趨勢，對現行法令如何處理，才能使兒童犯罪獲得保護，免得依現行法律，兒童在少年法庭，經過處理後，宣告感訓處分，甚至與少年同時監禁在少年輔育院，誠如學者譏評其為：「管訓無力，保護不週，標籤則有餘。」

因此，對於目前兒童犯罪，日益增加之現況下，茲提供數點意見，以供司法界及社會福利界參考。

其一、倣照先進國家之法例，兒童犯罪行為之處理，應屬其家長之職權，加重其家長責任，責付其家長，若其家長無力或無能，對兒童作有效保護及管教時，亦應權屬社會福利行政中之兒童福利機構負責處理，它集合了社會工作及教育等措施，來作對犯罪之兒童有效處理。若此，我國少年事件處

理法原增訂之之第八十五條之一部份應予刪除。但是，社會行政機構，應針對修正後法律之需要，作適當因應措施，否則，變成無人負責之境地。

其二、修法若短時無法實現時，少年法庭法官於處理兒童犯罪案件時，應儘量是不使其進入少年司法程序方式處理，如先行責付其父母，或其他適當福利機構，犯罪情節輕微者，儘量不宣告感化教育等收容機構中，免其受到身心的戕害。

其三、社會福利行政機構對於收容之兒童，應提供場所，以免其收容於司法單位所屬機構，為兒童育幼機構，寄養之家，更進而設置中途之家等設施，以備收容因父母無能或不適當教養之兒童，協助解決少年法庭之困難。

其四、對於父母不適為保護及管教兒童，或父母子女間親子關係惡劣者，青少年輔導、婚姻諮商等公私立服務機構，提供親職教育、家族治療等課程，協助父母解決面臨問題子女所需要智識和技術，嘗試疏導困境。

總之，論及兒童犯罪問題，於犯罪統計數字顯示，日益增多，以我國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迷你刑法本質，對處理少年犯罪案件，已不符合世界潮流，更不宜將兒童犯罪案件，划歸少年法庭管轄，積極修改少年事件處理法，為目前應遵循途徑。但是，法律未修正前，少年法庭法官應儘量使兒童案件勿進入少年司法程序，以免兒童身心受到傷害，

而社會福利行政機構，一方面提供公立育幼機構，作為兒童犯罪者避免進入與少年共處之少年輔育院、少年觀護所等司法收容機構。一方面應設立中途之家、寄養之家等設施，收容犯罪兒童必須暫時移出其家庭之需要。更應鼓勵社會提供親職教育、婚姻諮商、親子關係、家族治療等有關促使家庭完整之資源，俾有益於減少因家庭問題產生之兒童犯罪問題。

附註：

註一：中華民國刑法、刑事責任章、第十八條。

註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五條之一條文。

註三：臺灣刑事案件統計，刑事警察局，民國七十四年及六十五年。

註四：司法統計，司法院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及民國七十五年。

註五：同上。

註六：Juvenile Delinquency, Theory, Practice and Law, Lasry J. Siegel and Joseph J. Senna, West Publishing Co., N. Y. 1981, p. 270.

註七：同上 p. 283

註八：同上 p. 285